亦是一說

說類卷之十

政術部

仕宦三難

鄭希仲云凡仕宦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爲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此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材兼之 墨客揮犀

精選外史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虵虺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蓋恐爲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

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虵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清波雜志

懲逸黨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頴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頴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

編戸數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戸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戸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戸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戸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减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戸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戸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戸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

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始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

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蟲蟲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啻三代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墨莊漫錄

定糧額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灾即申乞減數

至今以為常 澠水燕談

罷京糴

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李蠙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玉泉子

倉粮加耗

耗米始此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猶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爲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石林燕語

計處軍資

李抱眞之鎭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
人所敬服抱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
僧曰無不可抱眞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
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
申言抱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
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
執鑪對衆說法抱眞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以俸入檀
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
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眞密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
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

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玉泉子

京畿恩澤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抱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 遂昌雜錄

勸農

李允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

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久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爲苦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訾以田蕪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稈草湖北就南致粟米馬秣芟也畫墁錄

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

切當時弊

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巳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志林

賑災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徤步乙日當有兩騎衣㣪

緋所乘馬蕃歩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方纍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迓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皆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酉陽雜俎

明道中江淮薦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瀲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爲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儒林公議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

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絶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

祿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避暑錄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

土木公爲此郡之望盍自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郡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羸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鶴林玉露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逋民歸無牛可耕其價騰踴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東軒筆錄

鹽法

聽民賣鹽而收其稅法殊簡易何必官自賣鹽耶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勑聽民間買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榷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曰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勑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

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胃禁低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陜西轉運使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俱夢溪筆談

茶法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

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夢溪筆談

判決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監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爲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盜自活忽焉蠡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俟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訴曰妻父遺命十之

七歸壻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壻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壻也其子與壻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儒林公議

浙右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笋僧執爲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隨隱漫錄

遺愛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畧曰諸

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人懷之畫其像於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謫守滁州覩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皆用其表中語也 東軒筆録

却像祠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

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鶴林玉露

斥舉政績今之保舉守令者皆此類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 鶴林玉露

溺職 酷似今日事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閎韶在士祥閎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曆日中臣寮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旁書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老學庵筆記

耗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粮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支吾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須幣帛朱砂紙筆沉香乳香之數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為言盜賊大起駸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

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老學庵筆記

興利之禍

自古爲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鉷楊愼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東軒筆錄

說類卷之十終

說類卷之十一

刑法部

明刑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于大象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搜採異聞錄

胏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漶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夢溪筆談

漢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

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東坡志林

定律

嘗聞范魯公質暑著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

大暑也公他日當深寃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繫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寃獄之爲懼 清波雜志

聽訟

後漢季子長爲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爲囚像穿地爲坎卧木囚於其中祝之正罪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爲精誠所感子長時爲大理卿 述異記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

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寃獲伸此亦可記也 夢溪筆譚

遠慮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幷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幷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之於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幷卒悉本校自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胸狠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 澠水燕談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夢溪筆談

赦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闕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為童子以告市人也 獨異志

宥刑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

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石林燕語

懲失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塘處置敬塘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

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瘞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搜採異聞錄

卑官受刑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黑客揮犀

寃獄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滌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鞫勘許其獄具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陸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墨莊漫録

鬻獄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要每月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

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寃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北夢瑣言

諭吏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

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夢溪筆錄

讞囚 此囚雖讞然其志可矜死而不忘毋也雖失出何妨

遂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郵舍甲謂乙曰

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寃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卽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賕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

獄之難明也

說類卷之十一終

說類卷之十二

禮儀部

禮書

國朝興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

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石林燕語

納后問名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勲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爲簽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爲可將令何辭以對宣仁黙然遂罷議 石林燕語

朝參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閤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

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

叅官遂爲定制 石林燕語

朝班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内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褋立 老學庵筆記

叅知政事班舊不與宰臣同行至道中呂正惠公與冦萊公同爲叅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舊 石林燕語

押班

本朝未定六叅之制百官日俟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

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倡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卽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爲例

紹聖間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卽止蔡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而退當時以爲得體大觀間蔡

曾公在告張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爲學士劉德初薛筆明皆爲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閤門彈失儀皆放罪子厚語人是日邊奏有蕃官嵬名阿理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數而予雖覺其誤然初亦不甚着意記拜數既聞二人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雜以他念也 俱石林燕語

傳宣免拜

元祐初文潞公爲太師呂申公爲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爲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君

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閒或傳宣免則可爲非常之恩仍降乞詔當時以爲得體石林燕語

講官坐立 宋時講官猶坐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爲

院判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石林燕語

入朝乘車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俟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雲麓漫抄

謁見中書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横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僚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亦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夢溪筆談

私第謁執政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

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于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 石林燕語

待寮屬禮

近年上官遇寮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徽猷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

或未免厲辭色若杯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倍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偕執事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黄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黄所云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清波雜志

賜宴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

不沾醉 畫墁錄

一時盛事

陳文惠爲樞密一日日欲没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巳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巳而到一小殿前有甬花檻巳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巳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巳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巳堯叟懇陳自古未有

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
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
日只是宮中供辨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
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
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
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
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
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
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
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

惠之子述古得於文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夢溪筆談

宴飲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俱老學庵筆記

拜官獻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飲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

也 石林燕語

宣醫勑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内侍監護塟事謂之勑塟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爲害勑塟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辨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勑塟破家近年勑塟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石林燕語

賜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

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熈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夢溪筆談

賜謚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王文康公爲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李獻臣當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壻也石林燕語

賜神道碑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石林燕語

將命贈錢

五千錢尚不多今数倍矣

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氷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画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爲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

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石林燕語

士大夫家廟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爲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爲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爲平章事首請立

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倣爲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别爲外門置庖廚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陽祀録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爲虚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石

國信書式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國
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
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某
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
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
達意或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
書亦如之石林燕語

國信館伴

國信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爲中書舍人後遂爲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于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于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于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爲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爲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頗以爲援也建炎三年余自揚州復入爲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

出于一時之命而升爲國信使亦宜和有爲爲之今厭

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

疾請命他人于是張逵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

用元豐舊制自余之請也 石林燕語

奉使善辭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深自

衒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以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

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爲輙及親賢祥大沮 澠水燕談

待陪臣禮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

庫以備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已受謁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石林燕語

各日致慶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熈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爲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爲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于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

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謁而不受非國體也燕語

外國表章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喎厮囉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

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黒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清波雜志

說類卷之十二終

說類卷之十三

歌樂部

樂人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遷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祗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卽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

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之人鐫石鑄金以象其形立祀不絕拾遺記

編鍾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于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粤朕皇祖寶龢鍾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

朴鍾同然後知朴愽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阮
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而不揚其鎛鍾又
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
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
人言羲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歸田錄

定樂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
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
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
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

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東坡志林

知音律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

其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
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
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
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石林燕語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
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
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
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游宦紀聞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
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

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知一聲相似者而草輙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 夢溪筆談

柘枝曲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

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

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夢溪筆談

抛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常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抛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綉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才是金爐舊日香 夢溪筆記

廣陵散

盧氏雜記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夢溪筆談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

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東坡志林

妓樂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寢别設晉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晦詩云

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畫墁錄

善歌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獨異志

穆員稱其妓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 侍兒小名錄

三不如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碁喫酒唱曲也然
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
能唱曲耳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十三終

説類卷之十四

凶喪部

死期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欲遊南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獨異志

善終

四明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

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 隨隱漫錄

喪服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勑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六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為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為九者謂

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傍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夢溪筆談

瓦棺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畧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老學庵筆記

先人罷信幕暫寓法曹廨房屋間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扣于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塚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作數語祭之方圖擇高

窆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濬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濶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縱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旣往視之命遷瘞于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椁周人墻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于何鄉幾晦朔瘞于此地幾秋春耶壽天共盡老聃彭祖與子其

均耶尾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貞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于子爲戚抑爲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 清波雜志

忌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辛三世同忌日 老學庵筆記

終喪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縗從事既泣哀則涖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慶曆中田元均帥秦

鳳奏乞解官終喪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十竟終喪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澠水燕談

起復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鞾到直省所即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輒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獨異志

富鄭公尚如此何怪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

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慇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龍川別志

瘞

漢文帝以七月巳亥崩乙巳瘞纔七日耳與窶人之家歛手足形還瘞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鶴林玉露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杜子

夏塋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刻石埋于墓側墓前種松栢樹五株至今茂盛 俱西京雜記

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于平野戒諸子曰必塋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域一所即塋之

有一佷子生平多逆父旨父臨死囑曰必塋我水中意其逆命得塋土中至是佷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敢違旨也破家築沙潭水心以塋 俱續博物志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壟者皆爲一室獨蜀人爲同坟而異壟其間爲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甓塞其通道既死而壟則去之東漢壽張樊恭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盖古亦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壟最爲得禮也 東坡志林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

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又曰栢爲鬼廷 續博物志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灯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蚕玉燕各千餘雙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乎吾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岡維崗之陽吾王之邦 俱述異誌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頴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澠水燕譚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眞希眞曰甚

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眞指有文
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
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實用希眞意也 老學庵筆記

塟燼骨

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
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地積涔蹄之水
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殽雜無辨旋即塡塞不能容深夜
乃取出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于
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
河東地狹民惜地不塟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

男女異穴以瘞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清波雜志

說類卷之十四終

說類卷之十五

文事部

易

易繫詞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下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也搜採聞聞録

歐陽文忠公立論係詞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于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係詞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老學庵筆記

易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鶴林玉露

書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詞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

或有此理 懶眞子

洪範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傳文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正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丈博極羣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老學庵筆記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

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録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眞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

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

夫子存而不删豈無意乎 鶴林玉露

周官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黄右丞履時爲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石林燕語

詩

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後王賛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即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

國皆天子之事鹿鳴嘉賓采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則大矣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於板蕩壞則大矣況遣戍復古育材南征不過指陳一事至於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大雅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故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閔不閔則思自降爲風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頌魯特列國之風以美之也　隨隱漫錄

謝公因諸子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

告此句偏有騷人深致（玄小字遏）遏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裏子叔父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棋賭賭得乃燒之　小名錄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卽邶鄘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

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為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懶真子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會祝沉豪牛歔玉大宛兒凡此皆出此書也曾皈彥和博學之士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讐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曾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傳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束晳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會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蓋併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詞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傳異聞矣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瑣語之類復已亡逸 墨莊漫錄

論語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

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蓋爲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懶眞子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幷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

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搜採異聞錄

昔聞鄉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答藹然師弟子之眞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錄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　癸辛雜識

春秋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

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月相望蓋與春秋同

一筆 鶴林玉露

左傳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馬牛之風佚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論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爲一意 懶眞子

左氏史記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東坡志林

孫卿子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

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隣有喪舂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更細考之 東坡志林

班固漢書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秘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雎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使成前所著書 雲麓漫抄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毎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

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
時人爲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
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
胡建爲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
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人也
梅福以疏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
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稍
近其中故叙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
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
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爲一列傳㵎貞子

文選注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五臣注文選盖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敹聲也敹音鮮出歐鼓錄兩弦之間遠則有敹故曰間遼弦鳴云云者今

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實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微鳴
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
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
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
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
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
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文首有子虛烏有亡
是三人論難豈亦序也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俱東坡志林

老子解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搜採異聞錄

莊子解

甚是甚是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爲貪正也而人以爲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故曰君子能爲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必信當求之巳不可求之人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

者中繩曲者中鈎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鈎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䟽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馬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俱懶眞子

此解兩日

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于蚿蛇行雖疾蚿豈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雖疾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

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于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游宦紀聞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故人即以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及韓渥云窻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

也夢溪筆記

晉語解

將無同猶云得無同耳蓋言其同也此解非

僕嘗與陳子眞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眞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于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皆肯之 懶眞子

資治通鑑

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薛昻林自之徒爲正録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嘆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敞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于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爲博士聞于朝撤去 清波雜志

日錄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金陵作日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巳者詆毀至無一完人其間論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歸于上可以垂耀于後世者悉巳有之故建中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增蔡卞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盡編之裕陵國史中遂行之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是也士大夫忠憤者有詩云訓釋詩書日月明紛紛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

道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人李漢眞堪罪何用垂編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啓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思自作飯僧疏文指事奏之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荊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

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但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巳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彚獄徙通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于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𦘕坐像了翁憤之併于奏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宫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

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
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此安石爲
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
班隨至尊拜伏于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
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
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屛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
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
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
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
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生訪道之

法贛川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雁像成於一婿之手唱如聲召和如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耿然未捨塡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覩尊王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覊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劾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

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顧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

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
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
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
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
學輙以屏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
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嚮今
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荊公像之時
徙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
以裕陵篤睠之故不忍以荊公爲非翠華北狩居五國

城一日燕坐閤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羨墻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匡救爲將順者歟 程史

予友人相訪指案閒荊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何如則言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墨莊漫錄

脩史禍

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

外得禍亦不輕矣　老學庵筆記

印板書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子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木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俱石林燕語

之十五終